

无情女 1 年骗痴情汉 120 万

今年3月底,一名男子来到派出所报案,声称被一个通过网络相识的女子在一年间骗了120余万元。据他回忆,去年年初在某著名交友网站上与一个化名“米拉”的女子相识,随后由于颇有共同话题两人就互换手机号码以方便联络。

随着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两人有了基本的信任,“米拉”便开始实行她以谈恋爱、结婚为幌子的诈骗行动,一年来已经骗取钱物共计价值120余万元,数额之巨大令本案的办案人员都为之震惊。

那么,该女子是如何一步步骗取他的信任,并最终从他手中骗走如此巨额的财物的呢?

伪造信息

失业女交友网站上守株待兔

拥有大专文凭、25岁正值花样年华的吴晓娟一直过着稳定的生活,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公司一次无情的裁员

彻底改变了吴晓娟的生活状态,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小孩,被迫再次加入等待就业的队伍。一时间的巨大反差,让吴晓娟有些不知所措。原先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为了回到从前的生活,她只能一步步向前走。无奈,她开始一边紧缩生活支出,一边寻找新的工作。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去年1月的一天,正在网上浏览信息的吴晓娟,无意中进入了一个交友网站。出于好奇与好玩,她在这个交友网站上进行了注册,但并没有填写自己的真实信息,她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身份:“米拉”,女,1984年生,北京丰台人,未婚,身高1.68米。随后,为了使信息更加丰富和全面,吸引关注并增加点击率,对自己的长相不是很有信心的吴晓娟又从网上下载了几张美女的照片,作为自己的生活照附在信息上。

没过多久,“米拉”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一些网友关注的留言。后来,通过这个交友平台,吴晓娟和冯斌全相识了。两人在聊天中非常投缘,于是很快交换了彼此的手机号码,希望可以进一步的交流与联系。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由不经意的相识到点点滴滴的相知,冯斌全对“米拉”越来越有好感,期待着两人可以谱出美好的恋曲。但冯斌全可能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并不是令旁人羡慕的琴

瑟相调,令人期待的美好姻缘终究只是他自己的想象,一个巨大的骗局正在临近。

通过网络与手机的互动沟通,吴晓娟和冯斌全建立了基本的信任。在一次网聊中,吴晓娟便开始利用冯斌全对“米拉”的好感,谎称自己的皮夹被偷掉了,银行卡、身份证都没有了,同时自己还欠着别人的钱而对方又等着钱用,她十分委婉地表示,希望冯斌全能够接济一些钱帮她渡过难关。当时,冯斌全并没有多想,就完全相信了。于是,他马上表示同意借钱。随后,吴晓娟又以“米拉”的身份骗冯斌全说,“我有一个小妹妹叫吴晓娟,你把钱直接打到吴晓娟在建设银行的个人账户内就可以了。”当时,冯斌全毫不犹豫地在这个账户内直接汇入了近1万元。

信口雌黄

忽悠痴情“对象”骗钱不择手段

第一次行骗,就得手近万元,不劳而获的感觉让吴晓娟颇为满足。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她很快就把钱款挥霍一空。疯狂购物时的快感与挥霍过后的空虚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吴晓娟难以忍受。享乐生活的追求,促使吴晓娟再次找上冯斌全,开始编织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以搭建心中的“欢乐园”。

没过多久,吴晓娟就在聊天中谎称自己生了脑垂体瘤,

家中已经花了许多钱为她治病,但是还需要一大笔的医药费。她还告诉冯斌全自己不想再用家里的钱,不想再接受治疗了。为了使“米拉”放下心中的包袱,安心接受治疗,冯斌全表示,自己会在经济上尽可能地帮助她。于是,从去年1月起,冯斌全先后往吴晓娟这张银行卡汇款约29万元。但是在这期间,冯斌全提出与“米拉”见面的想法时,都被吴晓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虽然一直无法见到“米拉”,但凭着网络与手机的频繁交流,冯斌全心中始终相信与“米拉”见面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去年2月5日,吴晓娟突然打电话给冯斌全,说自己以前所说的生病之类的话,都是在骗他,并主动提出要冯斌全见面。对于吴晓娟突如其来,还是欣喜于两人终于可以见上一面。于是,两人约好第二天在河南省洛阳市的王府井商场门口见面。

第二天,吴晓娟和冯斌全见面后就直接表示,自己的真名叫吴晓娟,“米拉”只是一个化名。她告诉冯斌全,他完全可以报警,让警察来抓她。但出于对吴晓娟的信任,冯斌全当时没有报警,他相信“米拉”是有苦衷的,网络中相识的那个“米拉”才是她真实的一面。

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吴晓娟见冯斌全没有报警的打算,她的说法又立马发生

了变化。她对冯斌全说其实“米拉”确有其人,这个人就是她姐姐;她还告诉冯斌全,“米拉”叫她来就是为了试探冯斌全,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会不会为了钱报警。冯斌全当时被骗得晕头转向,心想骗子不会这样坦诚,竟然也就相信了吴晓娟的话。

谎言穿帮

报警后骗子换来有期徒刑14年

到了同年2月中旬,吴晓娟再次以“米拉”的身份打电话给冯斌全。“米拉”在电话中又一次谎称自己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一个人很孤独,渴望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自己就可以与他聊天谈心;另外她还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要求冯斌全送她一根项链,算是结婚礼物。

听到“米拉”在电话里的孤独无助以及对于自己的情意,冯斌全既为受着病痛折磨的“米拉”担心不已,又欣喜于“米拉”对自己的依恋,他再次萌生了与“米拉”见面的想法,希望可以看看这个对自己而言十分重要却素未谋面的人。于是这一次,冯斌全没有告诉“米拉”就一人来到了洛阳,希望能给病中的她一个惊喜。

但“米拉”得知冯斌全的到来后,并没有如冯斌全想象中那般迫不及待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是选择了一个十分贴切

的理由:住院治疗中,不方便见面。“米拉”还十分“贴心”地提出,让表妹吴晓娟代替她接待冯斌全。之后,吴晓娟以米拉表妹的身份和冯斌全一起买了一台价值12880元的索尼笔记本电脑和近2万元的首饰,包括2根项链、1根手链、一对耳环、一只挂件。

此事过后,冯斌全从洛阳回到了上海,这期间吴晓娟一直以“米拉”的身份不断通过网络和手机的方式与其联系,以生病急需用钱和家中办理遗产需要各种费用等为理由,不断地向冯斌全伸手借钱。仅在今年3月25日冯斌全就向冯斌全汇去11700元,3月26日又给她汇了9000元。

如此频繁的汇款终于让冯斌全心中渐渐起了疑心,“米拉”多次以各种借口推托见面也让他渐渐感到只有在网络上才出现的她是多么的飘忽,没有真实的存在感。经过几番思量,冯斌全来到了派出所,向民警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经过查实,冯斌全才得知吴晓娟的银行卡在全国各地都有消费记录,根本不是如“米拉”所说是用来治病的。

真相,如当头棒喝,冯斌全幡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上当受骗了。

近日,经上海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虹口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晓娟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

丈夫追踪取证一年终擒辱妻恶棍

今年10月4日,入狱两年多的长春市民连旭(化名)出狱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他在痛苦和愤怒中,接受了妻子佩云(化名)曾经遭人强奸并被勒索的事实。经过近1年追踪,他掌握了大量证据,最后协助警方抓住了欺负妻子的嫌犯。

出狱惊闻 风言风语

8日中午,连旭和他的妻子佩云走进报社。连旭,48岁,留着络腮胡,看起来有些苍老。他的妻子佩云41岁,身材娇小,一袭黑衣装扮,一言不发紧跟在连旭身后,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她先是快速地扫了一眼大厅,看记者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人,才小心地坐下。连旭说:“她患有抑郁症,自从受到朱某欺负后,病情更加严重了,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家,没办法,我上班都得带着她,担心她做出什么傻事,因为她老想着自杀。”连旭称,2005年,他开办一家公司,生意一直还不错。但在2006年1月份,因公司担保出现问题,他进了监狱,没想到在服刑的第二年,妻子就遭到朱某的强奸和勒索,但当时他在狱中一点都不知情,直到去年10月4日出狱当日,在妻子断断续续的哭诉中,他才了解到朱某的所作所为给妻子带来的伤害。

据连旭讲,出狱那天,本来应该有重获新生的喜悦,但在岳父家,听到邻居说了一些关于妻子的事,他心里难掩怒火,

并且怀疑妻子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为了知道真相,我追问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初,佩云总是哭哭啼啼、支支吾吾不肯说,看到妻子如此表现,他心里凉了半截,认为妻子背叛了他。“当我妻子说出被朱某要挟发生性关系时,我气得浑身直哆嗦,脑袋里像是过电影一样,联想起妻子与朱某在一起的一切,感觉心里堵得慌,有种想要找朱某拼命的冲动。我也是七尺男儿,这种屈辱真是难以言表。”当天晚上,尽管妻子一再说自己是被朱某强迫的,但他还是与妻子分房睡了,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丈夫入狱 妻子受辱

在出狱最初的几天里,连旭总有质问妻子并向妻子发火的冲动,但妻子躲躲闪闪、精神恍惚,还总有自杀的念头。“不想活了的话总挂在嘴上,我只得忍着。”连旭说,在强压怒火几天后,他慢慢冷静下来,如果妻子说的话是真的,既不能逼死妻子,更不能让朱某逍遥法外。他开始慢慢接近并关心妻子,引导她回忆在那一年里发生的事。

而佩云,每天看到连旭欲问又止的神情,她心里更加痛苦。在丈夫陪她去看病的路上,在丈夫给她盛饭的时候,她都把自己的遭遇说给自己最亲的人。但是怎么开得了口呢,她不愿意去触碰那块尘封的伤疤。大约一周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佩云在连旭的劝说下,诉说了那段遭遇。

佩云说,她一直患有恐惧症,不敢单独在家,自从丈夫入狱后,她便从岭东路附近搬到蔡家村的母亲家住。2007年3月,她到母亲家附近的麻将馆打麻将,遇到了年近五十的朱某,朱某无正当理由,骑“倒骑

驴”卖水果为生。当时朱某借口看看她的手机,并用佩云的手机拨通了他自己的号码,借记机记下了她的手机号码,后不断打电话骚扰她,邀她见面吃饭,并且说还有其他人,我就去了,当时饭桌上确实还有其他人,但饭后都先走了。朱某说没吃好,要请我再吃一顿,随后他就将我带到这家饭店的房间里(饭店同时经营旅店)。”

“一看是旅店我就不同意进去,但朱某连推带搡就把我推进去了,将房门锁紧,电视开得很大声,我不服从他,他就打我耳光,之后强行与我发生了性关系。”说到这里,佩云眼睛湿润了:“当时朱某不让我穿衣服,我就和他撕扯,他用手机给我拍了裸照,警告我不要告诉别人,否则就将照片散发出去。”

强拍裸照 纵欲勒索

连旭拿出两张当时朱某为佩云拍的裸照让记者看,照片上的佩云面色惊恐,下身赤裸,内衣只穿了一半,照片上的日期是2007年3月28日。佩云说,自从被朱某拍了裸照,她心里总不踏实,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有了我的裸照他更有恃无恐,时常打电话让我出去满足他的欲望,我若不从,他就扬言要将裸照公布出去,还要到我家闹事,没办法我只好多次妥协。”佩云低着头说。连旭接着说,当时朱某曾拿出四张裸照,让妻子给他5000元钱作为交换,妻子就从银行取了钱给他,后来为了搜集证据,他从银行打印了对账单。而那次佩云送钱时,佩云一人不敢去,当时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去的。当记者证实,送钱时确有佩云的朋友在场,而对账单上也有取

钱的记录。

佩云说,为了躲避朱某的纠缠,她曾到朋友家躲了两个多月,还频繁更换手机号码,但始终没有躲开朱某。其间,朱某变本加厉到她母亲家闹事,还多次打电话辱骂其父母。更令她没想到的是,去年5月份,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4个多月了,为了不让家人知道,她找到了朱某,结果做完药流的当晚,朱某就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就是那次之后,我的身体一直不好。”

据了解,去年7月份,朱某再次拿裸照相逼,让佩云拿1000元钱给他,并限期3天付钱。“当时我说没钱,他就打我耳光,还骂我,我只好同意去借钱。”为了摆脱朱某纠缠,佩云从舅舅那里借了1000元,并在舅舅的陪同下将钱给了朱某。为了留下凭证,她让朱某写了一份“收条证明”,并要求朱某收到钱之后不要打扰。记者看到了那份“收条证明”。佩云说,“当时朱某看我舅舅在场,才勉强同意按手印,还是用我的口红当作印泥按上的。”

“朱某拿走的那几笔钱,正是我当时减刑准备要缴纳的罚金,就是因为这笔钱被他拿走了,我在监狱中多呆了3个月,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很难平静。”连旭说,出狱不久,他开始重新经营公司,尽管业务非常顺利,但他还是满腹心事。知道妻子遭受了如此折磨,他一直想方设法地寻找朱某,但一直没找到。直到去年10月29日,朱某到佩云母亲家来闹事,被他撞个正着。“当时朱某十分硬气,还说拍照片怎么了,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怒火,当时见他要跑,我一把握住了他,他揍了,想扭送他到派出所。可当时我岳父给了他两记耳光后,先让他走吧,我才将朱某

放了。”

把朱某放走之后,连旭十分茫然,妻子受这么大委屈和折磨,难道打几下就算完事了?2008年11月11日,他找到律师,律师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建议他立即报警。就此,记者询问了经手此事的长春市申和律师事务所的高律师,他说,看到裸照和“收条证明”后,他觉得此事已经涉及到敲诈和勒索,应该立即报警,当场说服他们,并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同时建议他们不要保持沉默,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跟踪取证 擒获恶棍

报警后,连旭坐不住了。“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我白天处理公司里的事情,晚上就开车出去搜集线索,到妻子曾经打麻将的地方寻找线索。”连旭说,实在找不到了,他就雇调查公司查找朱某,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确定了朱某大致的活动范围,而他雇用调查公司一共花了11000多元。

今年5月份,连旭开车到东朝阳路附近,恰巧看到了正在卖西红柿的朱某,为了知道朱某的住处,他一路开车跟踪朱某,最终跟到长春市绿园区的崔营子屯附近,确定了朱某的住处。“知道他的住址后,我坚持每天开车去看一次,因为所有的证据还没有搜集全,我担心他在这个时候搬家。”

佩云说,她将朱某发生性关系时所穿的内裤都保留着,就是希望作为证据。佩云回忆起去年7月份,朱某来找她时,用纸包了一把菜刀,要求她出去,她不同意,朱某就用菜刀要挟她上出租车,她狠劲抓住出租车的门把手,僵持中朱某的菜刀门掉在了地上。将佩云驾车后,朱某在车上还对她

辱骂。掌握了这个情况后,连旭悬赏登报,寻找当日的出租车司机。

连旭说,今年7月份,终于找到了那名司机,司机一下子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并同意作证。前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当拉拉佩云和朱某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据他回忆,当时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一上车就哭哭啼啼的,双手捂着脸,男的很粗鲁,一直骂骂咧咧,临上车前还将一把菜刀掉在了地上,当时就引起了他的怀疑,感觉这对男女不正常,就想将车直接开到派出所,但当时车刚开出400多米,男子要求下车,他只好将车停下。

连旭说,今年9月份,他向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提供了证据。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弄全了,他也不敢放松警惕,一直密切关注朱某的行踪。9月29日,他协助警方在青年路北京华联超市附近将朱某抓获。8日下午,经过记者同办案民警核实,目前朱某已被刑拘,但案情在进一步办理中,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

采访中,连旭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妻子,拿出了一份疾病诊断证明书,原来佩云患抑郁症和恐惧症。

自从警方将朱某刑拘后,佩云的心里也有了一丝安慰,她对记者说:“我现在就是希望他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还我一个公道。”而说起丈夫,佩云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他拿我当小孩一样照顾,但对于他,我只有愧疚,我几度想到死,但是都被丈夫阻止了,现在的我不知道还能对丈夫说些什么。”连旭说,“我一直深爱着妻子,现在她这种情况,我绝对不能扔下她不管,毕竟还得要生活下去,不管是出于丈夫的责任,还是出于良心,我也要一直爱护她照顾她。”

据《城市晚报》